

卐旗下的未解之謎

落合信彥(日)/著

張俊煒 徐明中 史林洛/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6.44



WAIGUO ZHENGTAI NEIMU XILIE

卐QIXIA DE WEIJIE
ZHI MI

92
K516.44

1

2

卐旗下的未解之謎

落合信彥(日)/著

張俊煒 徐明中 史林洛/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WAIGUO ZHENG TAN NEIMU XILIE

卐 QIXIA DE WEI JIE
ZHI MI

出版说明

本书是日本著名新闻记者落合信彦所写的一本有关他追踪采访战后逃往南美的德国纳粹残余行踪的“实况”记录。情节跌宕起伏，颇有可读性。书中描写有作者深入南美洲智利的丛林冒险探寻纳粹的藏身之所“X地区”，得到了令世人难以置信的发现；有作者通过广泛的同残余的旧纳粹人员接触、采访，取得的有关“敖德萨档案”、“希特勒之死”、“UFO(不明飞行物)”以及第三帝国“最后的力量”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重大历史悬案的大量佐证和资料，并提出了一些看法。

本书在日本发表后立刻引起了轰动，很快成了一本畅销书，对其真实性及价值，舆论界和评论界莫衷一是。应当指出的是，作者是一位资产阶级的新闻作家，在某些分析和评论上难免带有他个人世界观的反映，这是在阅读时需要注意的。

考虑到本书是以史料结合采访撰写的，这种撰写形式，生动活泼，有较强的可读性，其内容对当今世界的人们了解纳粹、警惕纳粹的死灰复燃无疑也是有好处的。因此，我们将此书翻译出版，供读者参考。

本书原名《二十世纪最后的真实》，现改名为《H旗下的未解之谜》。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季永桂
封面装帧 陈达林

·外国政坛内幕系列·

5 旗下的未解之谜

〔日〕落合信彦 著

张俊炜 徐明中 史林洛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南通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5 插页 2 字数 111,000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208-01376-4/K·328

定价 2.70元

目 录

第一章	埃斯坦加之行.....	(1)
第二章	虚构的“敖德萨档案”.....	(48)
第三章	二十世纪最后的“真实”.....	(65)
第四章	希特勒的替身.....	(91)
第五章	1945 年的 UFO.....	(125)
第六章	最后的军队.....	(145)

第一章 埃斯坦加之行

距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以南约三百五十公里处有一个叫作巴勒尔的城镇。该城镇人口不满五万，是南美常见的平凡且默默无闻的小城镇。但是，巴勒尔这地方对我们来说是这次采访中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我们一行访问巴勒尔是在1980年4月22日的傍晚。同行的除了我之外还有杉山正人，他是《花花公子》周刊编辑部的记者。另一位是事先通过多次约请，答应作为我们向导的约瑟夫，他是旧德军的上尉。

我们一到巴勒尔，首先拜访当地的官署。它和南美其他城镇的官署一样，除了自身的办事机构，还兼顾了警察局、邮局、登记处、税务所的职能。当那里的人看到一个德国人和两个日本人的贸然造访，显然有些意外，纷纷停下了手里的工作，用惊诧的眼光打量着我们。

约瑟夫对着邮局的窗口操起流利的西班牙语询问道：“能否告诉我们埃斯坦加的正确位置？”对方是个年轻女郎，只见她听后脸色骤变，愣了一会儿便退到里间去了。埃斯坦加在西班牙语里只是普通的“农场”。但约瑟夫曾告诉我们，这个词在巴勒尔却是专指一个特定的地区。从窗口那女子的慌张神情中我们立刻就证实了这一点。

大约过了五分钟，她回来了，同时身后还跟着一个似乎是

她的上司的男子。

“真不知道你们想要了解些什么呢？”那男子对我们谨慎地问道。他语气客气得令人感到很不自在，显然是在装糊涂。因为我们知道约瑟夫的西班牙语说得比当地人还地道，再说我们的提问又是那么直截了当。

约瑟夫又问了一遍同样的话。那男子还未待问完便断然回道：“这个埃斯坦加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或许它根本就不存在。不过假如真有这个地方，你们为什么对它有兴趣呢？”他的话里分明带着刺，约瑟夫以军人特有的语调回敬道：“我们只是想去埃斯坦加，至于目的是什么没有向你们说明的必要。”

这一来，那男子没有直接作出回答，看来这样下去会把事情弄僵。于是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对那人扬了扬道：“有没有埃斯坦加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这次来是想去会一会那里的人。瞧，我们还带了介绍信呢。”实际上，这封介绍信是前一天晚上在圣地亚哥会面的一个德国人为我们写的。那男子仔细地看了一遍，象确认似地发出声来，“塞尼约尔·里德。”便转身进了里屋。

“看来他们好象不欢迎我们去那儿呢。”约瑟夫在我耳边轻轻说道。

过了一会儿，那男子又回到窗口，招呼我们上了二楼接待室。那儿名为接待室，其实极其简陋。里面只有一张桌子，二把靠背椅子和一只老式的扶手椅子。过了大约二十分钟，进来了一位负责人模样的男子。比刚才来的男子要年轻得多，虽然服饰整洁、端庄，但难免流露出几分做作。他自我介绍说名叫列勃逊，是副镇长，接着便带着事务性的口气对我们说道：“听说你们要找塞尼约尔·里德，据我们了解，没人知道有这样一

个人，再说这地方太大了。”

“不过，这里却只有一个埃斯坦加呀。”我进一步试探性的追问。

副镇长稍稍停顿了一下，直率地答道：“确实有个埃斯坦加，不过那儿没有叫作里德的人。”

这就蹊跷了，刚才的男子还说不存在埃斯坦加这个地方，这回镇长却明明白白地承认有这个地方。于是我便说道：“那么请告诉我们去埃斯坦加的道路，以便我们前往那儿。”

列勃逊听了半晌不发一言，神情里充满了犹豫和困惑。这时，约瑟夫将带来的地图摊到桌上，列勃逊这才开了腔：“还是别去的好，我们也不好负这个责任，那地方虽说是智利的领土，但却不是智利，它是一个国中之国，我们也鞭长莫及呀，话说到这里，你们该明白了吧？”

约瑟夫憋不住了，提高了嗓门道：“这些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是说了，只是去那儿会会那里的人。我是德国人，而且是参加过二次大战，进军过东部战线的，他们怎么可能对我这样的人加害？再说这两位是专从日本来的，从前德国的盟国日本，跟犹太人毫无关系，快！告诉我们地图上的位置！”

副镇长被约瑟夫的气势镇住了，他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指向了地图上的一个点。那地方位于距巴勒尔镇六十公里左右的西南方向。我们问那儿有多大面积，副镇长告诉说具体也不清楚，但至少要有巴勒尔镇一百倍的面积，对我们来说，这巴勒尔镇究竟多大也闹不清楚，当然也无从去计算了。这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了，南美的秋天，太阳落得早，我们谢过列勃逊便匆匆启程。临走，列勃逊还不放心地告诫道：“既然你们非要去，我也无权阻止，不过话说在前头，出了什么事，我们是

不负这个责任的。”

瞧他那认真的神情，我也不由回言道：“谢谢您的关心，不会出什么事的，总不见得让他们杀了。”列勃逊听后表情淡漠，只是耸了耸肩头。太阳已经坠在暮色里了，我们一路凭着地图向埃斯坦加进发。

*

*

*

一路颠簸，开始时还是平坦的石子路，不久便是坑坑洼洼的泥路，约瑟夫驾驶着车子，时速八十公里，简直象是疯狂的野马，后面座位上的杉山不时发出痛苦的叫声，不知有多少回他的脑袋撞到了车顶。但是我们必须在太阳完全落山前赶到埃斯坦加去，我们没有时间埋怨约瑟夫的莽撞冒失。约瑟夫一头蓬乱的白发，他开车的速度无法使人相信他已有了五十八岁的年纪。他一边不时推推往下坠的眼镜，一边聚精会神地驾驶着。我和杉山只能死命地控制住自己的身体。如果不是约瑟夫——这个曾经在东部战线撤退时，驾驶军用卡车在不使用前光灯的情况下，一夜连续行车几百公里的老手。这样的速度是无法想象的。车子行驶了将近二十公里时，突然下起了雨。荒凉的原野上可以看到散落在各处的小屋，这些可能是印第安人居住的小屋吧。不久，大约前进三十公里，便再也看不见这些小屋，只是一片茫茫的原野。车子又行驶了十公里之后，进入了丘陵和原始森林交错的地带，看模样不会有什么人居住。路越来越窄，也越来越险，周围的景色开始呈现出原始地带的气氛，唯有雨还在不停地下着。三个人都一言不发，我在思考着这次埃斯坦加之行可能会遇到的种种情况。说实话，当时的心里充满着矛盾。巴勒尔那些人对我们埃斯坦加之行为什么表示出如此的神情和反对之意？期待和不安在

心中翻滚着。

我最初听说埃斯坦加这个地方是在三年之前。这是在美国时从一个犹太人记者那里听说的。此后从其他记者那里也听说过。不过当时还不知道“埃斯坦加”这个地名，只知道人们称它为“X 地区”，而且这些告诉我的人，谁都没有访问过这个“X 地区”，没有亲眼目睹过这地方。当然这些人可能无从知道这地区的确切位置，想去也无法如愿。我猜想，我最初听说这一地区是从犹太人记者那里，兴许这传说是犹太人组织传出来的。当然如果能搞清是谁最初将这个“X 地区”披露出来的话，或许更能理出些线索，以色列的“摩萨德”（以色列谍报机关）经常采取这种情报术。

不管怎样，这个情报本身确实富有戏剧性的魅力，对记者具有莫大的诱惑力，于是我就定下了对此进行采访的计划。

我过去经常听到有这样的一些传闻，在南美洲的某些地区居住着大量的战时纳粹分子和他们的子孙，他们在那些地区建立了与战前德国一模一样的社会结构，那里面甚至还有强制收容所，那里的印第安人和犹太人至今还在被强制从事奴隶般的劳动。那里还有规模巨大的医院，风烛残年的旧纳粹首脑们在那儿休身养性，据说马了·鲍尔曼也曾在那儿藏身。那儿的医院还在用印第安人或犹太人做各种人体试验。

那儿有现代设备俱全的研究所，并在进行着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而中止一时的未来武器的开发和实验。其中有美苏两个大国如今正在竭尽全力开发的新武器。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在当今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正面交手的时候，由他们来执掌这架天平的平衡，最终决定整个世界局势，继承希特勒的遗志，建立起新的第三帝国。

当我听到这些传闻时，首先脑海里浮现起的是弗莱德利克·福赛斯写下的《敖德萨档案》。我并不十分相信“敖德萨”这个组织真的有外间传闻的那么庞大。因为在同美国的谍报机关人员及原 CIC（英联邦情报中心）的人员谈到这个话题时，他们往往是付之一笑的。但我还是认为上面提到的这些传闻，必定与这个“敖德萨”组织有着某种的关联。那部小说中也曾提到原纳粹（SS）的首领洛休迈就是依靠这个组织平安地逃亡到南美的。这些描写诚然颇有吸引力，但是光凭这些还缺乏具体的分析，缺乏确凿的证据，人们还是无法相信这些空中楼阁式的描写。此后，我在洛杉矶同大学时代的朋友交谈中，曾就 UFO（不明飞行物）进行过讨论。该朋友是美国海军情报部的官员，与 CIA（中央情报局）及陆军、空军联系频繁。当时我曾为他的见解大大吃惊。他说：关于 UFO 现在是众说纷纭，但是在 CIA 和 FBI（联邦调查局）里面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是天外来客的说法。我们可以思考一下，UFO 光临地球已经有几十年了，迄今为止，既不同我们通讯，又没有任何积极的表示。试想，假如我们去外星球，这么长时期的飞行，难道除了观察会一无举动？所以，换句话说，掌握 UFO 的那一方一定是对这个地球的一切，了解到了无需再了解的程度，他们对我们的电视、无线电波等完全掌握无遗，只是认为没有必要同我们通讯联络而已。另外，到目前为止看，这些 UFO 没有作出任何的举动，很可能目的是单纯进行飞行侦察，或者还正处在实验阶段。那么 UFO 究竟是从地球的哪个地方飞来的呢？对于我的提问，他回答道：“这就难说了，我们的政府当然不允许随便说。”当我问到是否是苏联时，他摇起了脑袋说道：“苏联的科学技术还没到这个程度。他们的米格飞机使用的还是钢

铁而不是钛合金。要知道，UFO 的速度所产生的热量是惊人的，估计他们还没有发明能耐受这种热量的材料。当然我国的情况也是半斤八两。”“这么说，既不是苏联又不是美国，究竟是那个国家呢？这地球上难道还有在宇宙科学领域里超过苏美的发达国家吗？”

他又继续说道：“只有一个国家。不！准确地说是曾经有过，那就是第三帝国下的德国。”“可是德国已经在二次大战中战败，第三帝国不是已经完全崩溃了吗？”我不解地问。他接下去讲出了下述的话，不过再三申明这仅是个人的意见。

“德国的确已经战败了。但是不能断言它已经完全崩溃了。因为连希特勒的尸体至今还未得到确认。你可以去向任何人身保险公司打听这个证据。问他们是否支付希特勒、鲍尔曼的保险金？回答你的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否定。还没有哪家保险公司蠢到这个地步，会听信迄今公布的这些证据支付保险金。”

确实，关于希特勒之死，在 1968 年苏联记者列夫·别什明斯基发表过最终的结论。但是，时隔二十三年之后还特地公布这段事实，这一意图加上这个结论本身来细细考虑，似乎有些牵强和难以令人信服（关于这一情况，将在本文后章叙述）。

这一番谈话，如果对方是一般的美国人的话，也不至于会引起我多大的认真。但是现在，对方是海军情报部门的现役军官，他处的位置又是经常能过目绝密资料的。

在同这位朋友的交谈中，我不由地联想起了“X 地区”的传闻。那里建立了同战前德国一模一样的社会……强制收容所……医院……人体试验，还有超现代化武器的开发和实验。

会不会这个超现代化的武器就是 UFO?……

“敖德萨”组织，神秘的 UFO，希特勒之死的谜，要揭开其中任何一个谜底都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但是我想，“X 地区”这个谜或许更大。要能寻找到接近答案的线索，换句话说，要能弄清“X 地区”的真相，那么，有关战后一直到今日被打上大问号的纳粹德国的诸多疑点也能弄清，真相就能大白于天下了。

从那时起，也就是两年之前，我全力以赴开始了这项工程的准备，决心一干到底，不管花上多少时间。此后，我每次有机会出国，就逐渐搜集起有关这方面的情报，进行细致的调查。两年中我收集了大量的这方面情报，虽然无缘会上一位实际去过“X 地区”的人，却通过大量具体的情报证实了它的实在性。但是光凭这些要写出报导，连自己都没有这个信心，我必须追溯这些情报的源头，掌握到确实的第一手资料才能动笔，因为这个题材是如此的重要。只有综合性地直接去取材，要找到这个“X 地区”的所在，亲自上那儿去看看，最好是能同居住在那里的人交谈。我的这份报导，就是根据这样的想法开始着手的。

*

*

*

车子已经行驶了五十多分钟，四周已几乎不见人烟，丛林越来越浓密了，我开始怀疑这样的所在怎么能同埃斯坦加联系得起来？我将这种忧虑告诉了约瑟夫，而他却充满自信地说：“没问题！弗里德里希先生决不会捏造谎言的，你想，我们德国人在大战时，曾经在阿尔卑斯山的山腰里开出飞机跑道来呢，在这种地方搞它个城镇什么的还不容易？”

关于弗里德里希这个人物我将在后面详细介绍。这里我

只告诉大家，他就是居住在圣地亚哥的那位德国人，他为我们开具了介绍信，去找埃斯坦加那位名叫里德的人。

道路还是七高八低的，但感觉到地势逐渐在升高。突然前面是个四十五度左右的陡坡，汽车吼叫着爬了上去，从车窗望出去，右侧是没遮没挡的深谷，左侧是山壁，这种地方如果遇到塌方，准是死路一条。就是这样经过几番的上上下下，道路又一次被原始森林包围了起来。这时候，太阳已经完全落了下去。又前行了不久，前面出现了一块小山般的岩石，顺着这块岩石的右侧绕行，路面渐趋平缓，就在这时候，我们眼前出现了令人不敢相信的情景。约瑟夫突然刹住了车。我们眼前出现的是一个镇子，这格调就象是从欧洲原封不动搬了过来似的。在离我们最近处是一幢豪华的宅邸，后面还有几幢房子，这些房子要是拿日本现在的标准来说，也应该是相当豪华的。我们屏住了呼吸，许久沉浸在这如画似梦的景色里。

“我们简直有回到了蒂罗尔(奥地利——译注)的感觉。”约瑟夫眷念地惊叹道，杉山则马上按动了照相机的快门。这时候到处不见一个人影，每幢房子里都是灯火辉煌。可是，我们从巴勒尔过来时，一路上根本就没有看见过电线之类的痕迹，显然是依靠内部发电的。道路宽阔，路面铺设得相当地道，两旁都装有路灯，和我们刚才过来的一路景色相比真是天壤之别。看来列勃逊说得一点不错，埃斯坦加虽然在智利但却不是智利。不过，这难道就是埃斯坦加的全部？房屋总共只有二十幢。也没看到传说中的重工业厂区和医院之类的建筑物。这些一定在更深处的什么地方。我们慢慢地驱车下了坡。从那幢豪华建筑前通过。只见里面灯火通明，却全然不见有人在里面。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神奇的世界。再往前行了不久，看到前

方有座吊桥。桥头有一扇宽大的铁门，铁门边上有一块白底色的牌子，上面写着“医院”。我从车里走出来，过去按了按铁门上的门铃，但是不见有反应，接连续按了几次都是一样。隔着铁门张望里面，只见一条将近六公尺宽的路笔直通向远处。路两侧种有行道树，路灯也同样装着，借着路灯的光亮看去，路两侧象是种的白杨树，也许这条道的深处就是医院了，可是雨中什么也看不清。铁门上挂着粗粗的锁链，但我稍稍摆弄了几下，这条锁链竟松了开来。试着推了一下门，门被推开了，我们观察了一下，如果门开足，两辆小车可以并行通过。我回到了车里让约瑟夫将车开进去，他稍稍躊躇了一下，便慢慢地将车开进了铁门。雨天里在林荫大道上行车带有几分浪漫的色彩。但此情此景却总令人感到一种不安和惶恐。这条林荫大道意外的长，大约有两百五十公尺左右，尽端有一幢建筑，可是怎么看也不象是医院。建筑并不很大，整个儿都涂成了白色，外面一周都是阳台，窗户也很多，很象是平常的人家。那花坛一看就知道主人平时整修得很勤，总之一切显得十分清洁。屋顶上树起着几根巨大的天线，与整个建筑显得有些协调。这也许是哨所吧？阳台上方的披檐上装着五个强烈的太阳灯，将四周照得雪亮。房子的正右方也有一扇巨大的铁栅门，宽度和刚才进来的门差不多。但要高得多，而且门上挂着一把巨大的锁，一看就是那么的结实和牢固。门面上也有和刚才所见一样的牌子，可这里的戒备要森严得多，我又按了左侧的门铃，仍不见丝毫动静，透过铁栅门望里面，还是一条人行道和路灯，和刚才第一道门外看到的情景一模一样。杉山又开始照相。趁这个时候，约瑟夫和我便试着敲起那幢房子的门来。那幢房子正面有两扇门，左侧有一扇，背后还有

一崩。尽管我们敲累了手，总不见有任何反应。但是里面肯定有人，因为在我们绕过阳台往左边去时，曾清清楚楚地听到了里面有响动的人声。最后当我们转到屋子背后，摸到门把手正要试着旋动把手时，里面响起了“咔嚓”的声音。这分明是从里面落下了锁的声响。他们为什么不回答我们呢？我们用英语、德语、西班牙语一遍遍地向里面喊叫，里面却仍是一声不吭。这后屋里没有正面那么灯火通明，只有一支小小的荧光灯装在门的上方。万般无奈，我们只得又退回到正面再作了一次努力，结果还是没有奏效。从窗口看里面，玻璃上只映出我们自己的面孔，里面什么也看不见。再仔细看窗框，都是用厚厚的扁铁制成，从外部是无法打开的，窗框已相当锈了，或许从里面也是不能打开的。我们又敲起了窗户玻璃，这声音相当钝重，似乎比普通的玻璃要厚许多。

“真是不可思议的反射镜呢！”约瑟夫嘀咕道。这么说来，这窗户里面的人或许正在仔细地观察着我们，想到这里不由地浑身起了鸡皮疙瘩。谁也不吭声不答理我们，看来只有自己去探寻埃斯坦加中心部了。可是，道路只有两条，一条就是进入医院的路，眼下铁将军严严地把住了大门，看来是无指望进入了（事后我才知道，这是通往埃斯坦加的唯一通道）。还有一条路，是紧靠在这幢房子的左侧，可是这条道与通往医院的路形成鲜明的对照，既狭窄，且荒芜。这条路通向房子背后的小山。我们重新坐进车内开始闯这条路。可是只行了三十公尺就不能再向前了。路面上有许多洞，准确地说是一个个坑，车子这样过去准会颠覆，仔细看去，这些坑是人工通过精确计算后的杰作，叫你左避不能右躲不得，这倒是防止侵入者的绝妙方法。路上到处可见马蹄的印迹。

雨还在不停地下着，约瑟夫和我下了车，决定徒步往山那边走去。杉山有点感冒在发烧，一个人留在了车内。

当我们上了山路，走了五十公尺左右，便开始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上面的亮光。不过还弄不清这究竟是地上探照灯发出的光还是埃斯坦加镇子里灯光的反射。路越来越难走，雨也越来越猛了，地上的泥浆一直没到踝骨处，我们没有带伞和雨衣，全身都湿透了。俗话说望山跑死马。远处看那座山并不怎么高，可是脚下的山路却总不见个尽头。我们没有携带手电筒，只能凭借打火机的光亮来照路，可是在风雨中一会儿打火机就燃不着了。约瑟夫大步地紧随着我。天空中不时划过几道闪电，震耳的霹雳也阵阵袭来，脚下的泥土越来越松软，泥水没到了膝盖下面，总之是糟透了。

看来无法继续前行了。我于是决定返下山去，约瑟夫也表示同意，他告诉我，如果明天再过来，或许还能从医院的大门里进去。当我们返身下山时，看见在我们的车子后方约十公尺处已经停了一辆救护车，这是一种“本茨”牌的超大型救护车。正在纳闷时，突然车内跳下一个男子，我们大声地招呼他，他却连看都不朝我们看一眼，飞快地奔进了那幢房子，在车里休息的杉山说他一点也没有察觉那台“本茨”牌的救护车已严严实实地堵住了我们的车子，道路相当狭窄，使我们的车子无法动弹。因为车右侧就是山崖。“糟了！”等我们清醒过来，已经为时过晚了，看来是让他们巧妙地算计了。只有同那幢房子里的人去商量了。我们只能再次来到那幢房子的正门，敲起了门来。过了几分钟门终于打开了，里面出来了三个金发的男子。每个人都铁板着脸，从脸型来看是典型的目耳曼人。个头有一公尺九十左右，三个都穿着草绿色陆军夹克似的服